## 星期天夜光杯/ 表光杯 新民晚報

冯大, 在我刚刚踏入 社会开始第一份工作的时 候,他已经快要退休了。尽 管那时看着是虬髯老汉-枚, 但年轻时候的冯大肯 定是个美男子,特别是他 清澈透亮的眼睛, 灵动着 呢, 冯大一笑起来, 右侧脸 颊浮现出浅浅的酒窝,笑 声洪亮,中气很足。冯大身 板硬朗,走路雄赳赳、气昂

我俩非亲非故,他对 我这个外地来的小姑娘却 特别关照。

刚进工厂的我啥情况 都不了解, 冯大中午就带 着我游走于厂区五大食

凌

胎

堂,逐一介绍。他自己爱吃 面食,自然把他认为最好 的面推荐给我,我一吃果 然不错,以后就每每执着 地跟着他咬定那一碗面。 冯大和我都住在厂区

大

宿舍里, 只不过他周末回 家,他便借口不常用,把自 己骑的一辆虽然破旧但非 常好用的红色小自行车给 我使。有了那辆车,在占地 颇广的厂区驰骋倒是非常 便利。可是,有一次马大哈

绞脸,是一种古老的美容方式,流传 干两亚、中亚、东亚。韩国偏远地区的市

我小时候有点早熟,对弄堂里那些

白,长得娇小漂亮,举手投足,颇有女人味。棚户区大多 数爱美的女人都和绞脸婆很熟悉,只要绞脸婆一出现 在弄堂口,那些小女人们便会围在她身边,摸摸她脖子 上的珍珠项链,捏捏她的衣服料子。个别夸张的女人甚 至还会把她的头饰拿下来仔细欣赏, 绞脸婆不但不生

保定路保民村毗邻大杨浦, 那时女人们都土不拉 叽的,也没见过什么世面,打扮时兴的绞脸婆自然就成 了她们关注的焦点。她能说会道,把从小在迷宫似的弄 堂里长大的女人们迷得七荤八素,心甘情愿地把兜里

> 的钱,朝绞脸婆的口袋里塞。个别爱美 女人为了讨好绞脸婆,还会把她带到 家里请她吃刚包好的虾肉馄饨。

绞脸不需要什么资金投入, 更不 需要租借门店。我经常看到绞脸婆就

跟到谁家做客一样,手里拿着一只小巧玲珑绣着牡丹 花的布包,里面装有一盒抹面粉、一团线还有一把小镊 子。碰到绞脸没多久的老客户,绞脸婆会很热情地停下 来和对方热乎。她懂得一点美容常识,会打扮,很受欢 迎。聊完了,绞脸婆便自顾自地吆喝起来,"绞脸喽!绞 一会儿工夫,女人们便迫不及待地从自家屋子 里搬出一高一矮的椅子和凳子出来。稍高的椅子是给 绞脸婆坐的,矮点的凳子女人自己坐。这种一高一矮的 不对等坐姿, 主要是方便干绞脸婆操作。女人在凳子上 坐定后,绞脸婆漫不经心地从布袋里子掏出抹面粉,均 匀地涂抹在女人的脸上。紧接着,又从包里取出一根细 长的棉纱线,一头先绕两圈,再将两根线头,一根由左 手圈住,一根用嘴咬住,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将线分开, 形成交叉三角,宛如一把"剪刀",一拉一合地纠缠着绞去女人脸上的汗毛和鼻翼两侧的"黑头"。绞脸婆技艺 娴熟,动作漂亮,20分钟不到,操作完毕。只见刚才容 颜憔悴坐在那儿像个煨灶猫似的女人,一转眼变得风 姿绰约,楚楚动人。

现在大街上美容店林林总总,这种古老廉价的美 容方法,当然也早已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我们住的地方位于指南村后的

塘顶上,要去古村中的"天池"还有

家门,见客人成群结队下山,还会担

当"导游"的角色——在去村里的路

上,我们走走停停看看风光,朋友说

狗跟着我们,赶也赶不走,我说它在

给我们领路,狗不走是在等我们,你

们不用怕,不信到前面就见分晓。盘

山公路弯弯曲曲,中间有条捷径,可

少走弯路,你们等在它身后慢慢走,

看它是不是会引领你们抄近路。果

不出所料,"导游"等在小道上看着

我们,领大家抄近路了。一个朋友

十分钟山路。这条狗狗不仅守望

吃的,增进感情。

民嫁女儿都流行绞脸,表示已婚。到了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没有这一说了,一 些爱美女子都喜欢这种低成本的古老美 容术

流动的小吃摊贩不感兴趣, 偏偏喜欢看 绞脸婆给弄堂里的女人们绞脸, 尤其喜 欢看绞脸婆。绞脸婆四十来岁, 肤色洁

气,反而显得很得意。

了近二十年的冯大。 养老院不大,上下三 层楼, 冯大住在二楼最东 边的单间里。听照顾他的 阿姨说, 冯大退休后坚持 自己住,靠着有限的退休 工资,他把小区里的流浪 猫咪全都收容在家里,买 猫粮喂养它们, 自己则清 淡素食,素菜+馒头+白酒 度日。他先后中风、脑梗, 以致右侧身体不能动弹, 语言功能也不完全了,很 春 笋

女人都爱美,甭管哪个年代,"面子"问题始终是首 要问题。因此,绞脸婆的生意特别好,来请她打理"面 子"的络绎不绝。

绞脸在中国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种美容方式 既实惠又环保。绞好脸,抹上一点雅霜效果会更好,整 个面部皮肤精致润滑,光彩照人!不少女孩认为绞脸会 有副作用,其实两三个月做一次,面部皮肤得到彻底的 修复后,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八上指南村,是去同一家农家, 说,刚才我是沿着公路绕下去的,走 缘起农家主人的淳朴、好客、热情 了许多冤枉路,回来时看到这山道 外,还有农家的狗狗也守职有方,让 不敢上,不知通向什么地方,这狗真 我牵挂,去一次总是要问狗呢?喂些 灵光,那么通人性。

走到指南村观景台,大家忙着 观景,狗狗自顾自去玩了,驴友说它 去会朋友了。回程时近傍晚,想不到

## 农家导游犬

顾伯琪

它在老地方等候多时, 见集合得差 不多又在前面带路。大家抚摸它,它 也不拒绝。人与犬的距离近了,大家 不得不信服,它以实际行动彰显狗 的善良,是农家客人的好朋友。

这几年走过不少农家乐, 但凡 有狗的人家,狗都喜欢与客人互动:

郑辛瑶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的我忘记上锁, 在外面趴

见踪影了。面对我沮丧的

神情,冯大嘿嘿一笑,就过

差, 每次都会带些当地特

产给我,什么山西老陈醋,

什么宁夏大枸杞。我傻傻

地乐呵呵地接受着, 那时

候少不经事的我, 从没想

我一路聊着回宿舍,啥都

聊,科室里同事的笑话、出

差见闻、厂区食堂饭菜、外

面的早点哪里好吃等等。

我那时候雄心勃发,一心

想着要跳槽, 离开那个当

时认为异常刻板的环境,

冯大看着我的眼神掠过-

丝担忧,就语重心长地告

诉我要慎重行事, 并目鼓

励我可以更长远地考虑出

国发展。只不过, 年轻轻浮

的我没有听他的话, 定不

下心来慎重考虑, 匆匆忙

忙地跳了一个不甚满意的

槽,也离开了这位对我爱

但我一直惦念着他。

先后几次打电话回厂

里,想找到退休后的他现

在的地址,都不曾寻见。很

多年后,有一次联系上了

退管会,他们告诉了我冯

大的家庭电话。兴冲冲地

打过去,却是他女儿接的,

俞玉梁

初探出头来的春笋,毛茸

茸,黑乎乎的,好像不是植

物,而是可爱的动物,比

如,我感觉:一只小狗熊

(或者考拉熊?),刚刚拱出

泥土, 还微微冒汗的小嘴

"——呵,好轻松的、

小鼻头呢!

痛快的呼吸呀!

嗐, 顶开寒冬厚土初

她告诉我冯大现

在住进养老院了。

寻得养老院地址

后,我便拎着水果

牛奶去探望阔别

护有加的冯大。

下了班, 冯大经常和

过要回馈些什么给他。

去了

一夜,第二天自然是不

作为销售的他经常出

一个好建议:请把"你听明白 了吗!"改为"我说明白了吗?"

多人、事都不记得了,需要 人一直在身边照顾, 女儿 只能找到这家养老院安排 - 位阿姨全天候照顾他。

坐在轮椅上的冯大真 的老了,额头和脸颊都嵌 着深深的皱纹,头发没了, 戴着一顶毛线帽, 右手蜷 缩着放在怀里,不能伸张, 左手放在外面,不停攥着 挂在胸口的擦嘴布去抹下 巴。曾经硬朗的冯大现在 成了形容枯槁的老人,但 脸上的虬髯依然,而那双

> 眼睛仍然清澈诱 亮, 骨碌碌转着, 盯着我看一会儿, 然后又飘移开去。

8

先后去了几 次,有时我会问他:冯大, 你可还记得我?冯大,你可 还记得我弄丢了你的自行 车? 他突然就咧嘴想要大 哭的样子,干吼了几声,然 后就又没有表情了。 进屋看见冯大正在用轻飘 飘的拳头敲打阿姨的腰, 见我进来,阿姨微笑着对 我说:"冯大心肠可好了, 刚刚我对他说腰酸, 他就 伸出拳头给我捶腰!"我向 冯大伸出大拇指, 他眼睛 忽闪忽闪地盯着我,仍然

面无表情。 最近一次去,他又苍 老了一些,我帮他搓搓手, 揉揉额头,捏捏耳朵,他的 左耳疙疙瘩瘩的, 异常厚 实,大概是右侧身体很多 穴位不通畅的表征吧,帮 他捏巴捏巴可能会通畅 些。一边捏,一边和他说着 我们过去的事情。他眼睛 盯着地面, 偶尔抬起来瞄 我一眼。等到我要走了,跟 他打招呼:"冯大,我要走了,下次再来看你!"旁边 的阿姨附在他耳边对他

仙华山的农家犬陪我们去古村,不 怕路途远; 枫景湾的一对狗狗陪去 大石浪,来回六公里,遇见大狼狗也怕,"狗仗人势"带我们迅速通过,回 上海时又来到大巴前送行;看日出, 抢位置,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石 城的大黑狗冲在前面,一副义不容 辞的样子。福建高北土楼的村子里, 每天早市肉摊位前有一条狗守着, 摊主去方便了,不会做出监守自盗 的勾当来,主人在不在都是一个样。 这点,恐怕有些"人"都做不到呢。

农家散养的狗,成了名副其实 的导游犬,兢兢业业,尽心尽职,做 好事不图回报,不懂导游的潜规则, 也不要小费,完全是讲义气尽义务 狗之初,性本善,狗本性,忠信义。守 时守信,赤胆忠心。人为什么喜欢 狗,答案全在里面。



说:"冯爷爷,看看,这是你 女儿吗?"冯大抬起头来, 微微张开嘴,轻轻一声, "不是!""那她是谁啊?" "小,小……"然后真的咧 开嘴哭了。那一刻,我知 道, 冯大真的认出我了。趁 着眼泪还没有滴下, 赶紧 推门离开他的房间。

冯大, 只是千千万万 善良而质朴的老人中的-位, 照顾他的阿姨曾经问 我,为什么这么善良的一 位老人,会成了这样?我没 法回答, 我不知道是现在 选择遗忘的冯大快乐、还 是以往独自一人守着一屋 子猫的冯大快乐。但无论 在怎样的境遇中的冯大, 他的善良都是永存的。

在创新社会治理当下,不少社区工 作者感觉活儿不易,难度越来越高。究其 缘由,除了形势发展所需、目标要求高等 因素外,还有"本领恐慌"。笔者觉得,提 升社区工作者能力,既要有专业又需"接 地气",不妨试一下"三学"

学会说话,即要有群众语言,获取亲 近咸。社区是大家庭。居民碰到最多的是 家长里短,讲得最多的话也不离"开门七 件事"左右。这时,作为居委会干部,与居 民打交道,最好用"烟火气"的语言来表达 来交流,少讲那些官话套话空洞话,因为 这些话会让居民无意中与你产生距离感。 再一个,不要自己对上级精神没领会不 "消化",就老拿"上面"来"吓唬"人,这更 会引起居民不理解不配合。时下,不少居 委会引入一些有文化有专业的大学生、社 区后备干部和转岗人才,虽说他们具有高 学历且不少已获得社区管理专业的支撑, 但由于年龄、学习、经历、环境、对象不同,

或多或少与社区群众固有生活习性、模式有点"脱节"。 这时,就应更多地"入乡随俗",消除不必要的"隔阂"

学会做事,即要有多样办法,赢得信任感。做事最实 用,也最能打动人心。居民有呼我就有应。有时,事情还 得主动做提前做,给人以"想得真周到"的感觉。当然,居 委会服务不可全包,还得按照自治共治机制来实施,达 到共建共享的目的。笔者长期在基层工作,也深知居委 会干部普遍较为怵的事情,即居民提出来的事自己解决 不好或者说没法解决。这个当口,也是考验你能力的时 候。谨记,不管什么事,只要合理的,一定要想方设法去 做,并及时给对方答复。纵然一时无法操作抑或要过段 时间才能有"眉目",也要把处置过程原原本本地告知 居民, 让居民看到你的努力, 从而赢得对方尊重与信 任。万不可遇事就怯或推, 而要多说

"我试试""我来想办法"。 学会思考,即要有发展目标,提升

责任感。社区要不要发展?不少居委会

干部觉得,这主要取决于地方党委政 府。说得有一定道理,可不全面。社区发展不是小事,洗 及规划、财力、居民生活配套项目等等,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政府"大目标";但是,引导、带动居民培育自治 特色、增加共治亮色、提高社区"成色",恰是居委会干部 应为、可为的"小目标"。有了这些和谐缤纷的"颜色",不 也能增强居民归属感、推动社区进步发展吗? 所以,居委 会干部在繁忙事务中,要抽时间多作些对社区有益的思 考,从中引申出诸多"小目标"。譬如说,如何深入发动居 民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正确率? 怎样增强《居民公约》的执 行率? 等等。有了目标,也就有了责任、有了方向。

"三学"只不过是基础、基准和基本。欲跟上新时代 社区发展脚步,消除"本领恐慌",还当多学习、多实践、 多感悟,把自己与社区融为一体。

朋友在群里发了个视频, 是甄妮和罗文的对唱。一句"依 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开 口就将我锁住,像"人生若只如 初见"的那种怦然心动,却又有 种似曾相识的亲。一问才知道, 这,原来就是江湖上流传深远 的经曲-一《铁血丹心》。

说来惭愧, 因为不大看武侠片,我 对当年那部《射雕英雄传》的印象,多是 走过路过电视机前,偶尔扫见的零星画 面。也知道有《铁血丹心》这首歌,也不 期而遇地听过几段它的旋律,可是因为 不熟悉粤语,也没有相应的人生储备,

且以老歌共斜阳

并没有留下特别 完整清晰的印 象。今天看到这 视频,不知怎么 竟油然生出后知

后觉的感动,一时间思绪翻滚。

有一年暑假,我在姑姑家。对门邻 居的小男孩儿,每天下午都一头热汗地 冲回来,打开电视看《雪山飞狐》。因为 被剧情牢牢捉住,这个"七岁八岁狗都 嫌"的熊孩子破天荒变得屏声静气, 直到片尾曲唱响,僵直前倾的小身子才 闻声解锁。那片尾曲的内容,他不见得 听懂多少,乐感也似乎并不在线,所以 大部分桥段都只是跟着哼哼唧唧、闪烁 其词,唯独到了"雪中情,雪中情"这一 句,"恍惊起而长嗟",又因为调门儿起 得过高,每每破音。迟疑卡顿中,他抱着 电视机连追带赶,唱得上气不接下气, 那憨态可掬的样子实在可爱。

歌声似乎有一种奇幻加持的力 -- 隔了陈年的时光和迢迢的山水 望去,不仅当时的音色和旋律萦绕婉 转、袅袅不散,连带当时的场景甚至幻 象,都能历历在目、一键还原。

大概是初中时吧,路遥的《人生》拍 成了电影。许是因为那时年少不谙世 事,没大触及灵魂,所以这些年过去,除 了记得这世上曾有过一个薄情的高加 林和一个悲情的刘巧珍,很多剧情都淡 忘了。可是莫名其妙地,那里面有一首 插曲,却时不时会在心里响起来,遇到 同题材、同心境的歌, 甚至会拿来比 对——是冯建雪的《叫一声哥哥你快回 来》:"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 对毛眼眼照哥哥,煮了那个钱钱哟下了 那个米,大路上搂柴瞭一瞭你……"陕 北民歌唱男女间情爱伊始的试探和撩 拨,用词往往直白火热,而送别和思念

> 时却含蓄深沉、 柔肠百转,就像 这首插曲, 闭眼 都能看见漫漫黄 沙里铅灰色的天

空与山峦,看见红棉袄,麻花辫的姑娘 在天地相接处瘦小伶仃地站着,发丝纷 飞,眼里浅浅地汪着闪闪的泪。

这几年年岁渐长, 开始频频怀旧 尤其爱八十年代的影视剧插曲,那仿佛 是留在故乡的青梅竹马,老了,旧了,带 着尘封的收音机里丝丝拉拉的噪音,咿 咿呀呀成了绝唱。奇怪的是不论黑天白 日,这台收音机的上方似乎永远笼罩着 金黄的斜阳,听着听着,那些"尘封的年 华和秋草"会不期然奔涌而至,我偶尔会 回望、会惦念,会有淡淡的落寞和亏欠, 会有同不到从前的伤感……却依然会 觉得, 那是五味杂陈的斑驳人生里, 最温暖不舍的光。在霜风萧瑟 **雾霾轻锁的冬日里听上几曲. 便** 如所有的讨往都可以望见来路,

上汩汩翻滚的那锅靓汤-有味的清欢,也是熨帖的滋养。

而远去的旧时光也似乎成了灶

. 一是

## 雅